

Bottomless Loneliness and Despair:

New Women in *Winesburg Ohio*

La solitude et le désespoir sans fin:

Des nouvelles femmes dans *Winesburg, Ohio*

深井般的孤獨與絕望

——論《小城畸人》中的新女性

Wang Qiushi

王秋實

Received 5 January 2006; accepted 24 February 2006

Abstract Though an analysis of how and why four new women in Winesburg, Ohio appear grotesqu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grotesques actually cherish rich and beautiful spiritual world and that shackled by sex discrimination, their loneliness and despair are deeper than these of men grotesques'.

Key words: *Winesburg Ohio*, new woman, loneliness

Résumé Par l'analyse des conduites excentriques des quatre nouvelles femmes dans *Winesburg, Ohio* ainsi que leurs raisons, l'article indique que les excentriques possèdent en fait un monde spirituel beau et riche, et que, en tant que femmes, elles sont liées de plus par le sexisme et leurs solitude et désespoir sont beaucoup plus profonds que ceux des hommes excentriques.

Mot clés : *Winesburg, Ohio*, les nouvelles femmes, la solitude

摘要 本文通過分析《小城畸人》中四位新女性的畸人行徑及其成因，說明畸人不畸，實則是精神豐富美麗的人，而身為女性，她們比男性更多一重性別歧視的桎梏，其孤獨與絕望也更深刻。

關鍵詞：《小城畸人》；新女性；孤獨

舍伍德·安德森是美國現代文學的先驅者之一。他投身文學的起因多少有些傳奇色彩。36歲時安德森是一位事業成功，家庭美滿的商人，卻深受“自我分裂”的折磨，內心有個強大的聲音召喚他獻身寫作這一崇高的事業。他聽從了內心的召喚，棄商從文，近30年出版了多部長篇小說，大量短篇小說，三本自傳，但大部分都遭到批評或冷遇。他不得不懊喪地說：“儘管我自大，我知道自己只是個二流作家。”這句自我評判實在言之過苛。事實上，安德森小說拋棄了注重情節的小說套路，深入探索美國西部小鎮上普通人的彷徨和苦悶，表現荒涼冷漠的世界上人們不為人知的

豐富精神追求，其作品中傾注了他宗教般的悲憫情懷，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安德森實在是無愧於福克納的推崇——“我們這一代美國作家之父，開創了使我們的後人也必將承襲的美國式的寫作傳統”（the father of my generation of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writing which our successors will carry on）。（常耀信：328，1990）。

《小城畸人》奠定了安德森文學巨匠的地位。透過那簡約明白的語言，一幅美國小鎮——俄亥俄的溫斯堡的風情畫徐徐展開在讀者眼前。那是一個在美國工業化浪潮中無所適從的迷茫的小

鎮。50年前寧靜的田園生活方式早已不在，工業化的喧囂和騷動來到了鎮上，然而小鎮又是跟不上節奏的，依然閉塞粗陋，人們觀念狹隘。整個小鎮仿佛終年籠罩在陰雲下，人們麻木地生活著，如同行屍走肉，相互之間沒有感情，沒有溝通。這種情況下，一群心靈豐富敏感，渴望愛和理解的人就感到了精神被扼殺的痛苦。如《手》中的男教師比得·鮑爾對學生懷有溫柔豐富的正常情感，並常常用撫摸表示他對男孩們的關心，但造化弄人，一個弱智學生的一番胡言亂語竟讓家長和校方認為他猥褻男童，要吊死他，但他身上某種特質觸動了人們，他們放他走了。鮑爾逃到了溫斯堡，整個世界在他眼裏成了另一個樣子，他成了驚弓之鳥，從此嚴格管束起他那善於表達感情的雙手，永遠誠惶誠恐，永遠戰戰兢兢，永遠游離在溫斯堡人的生活之外，在暮色四合時獨立于空曠的田野，聽著采草莓的人歡聲笑語揚塵而去，忍受寂寞吞噬內心的苦澀。《紙團》裏的裏非先生總是有很多絕妙的思想，但他空有如此豐富的精神，卻無人欣賞，只能是把自己思想的鱗爪記在紙條上，再揉成硬硬的紙團。他甚至從不開窗，以至於想開時，發現窗子軋得死死的，已經打不開。鮮活的心靈就這樣日復一日囚禁於逼仄的空間，空有生活的熱忱卻只能用冷硬的外表掩蓋，因為，外面的世界不理解愛，也容不得愛。在溫斯堡，只有無情無愛之人才能“正常”生活，而生命力旺盛，思想活躍，情感豐富的人卻感到無人理解，無法交流的痛苦，只能退回到自我的狹小空間，或者對著自己生命的火焰孤芳自賞，或者心痛地看著它暗淡，熄滅。他們因為內心美好而孤獨，因孤獨而與外界格格不入，被目為“畸人”。

“畸人”行列中，有幾位女性的身影，因為是女性，而且是向傳統女性形象反叛的新女性，她們的痛苦更加不為人理解，她們的掙扎更加慘烈，她們的孤獨和絕望更加深沉。

因為，向工業社會轉型期的美國依然是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工業文明讓人們興奮，也讓人們擔心傳統的男女關係，家庭結構會不會受損。安德森個人持有一種矛盾的女性觀。一方面，從個人成長經驗裏他體會到傳統女性的美好，相信男人為主，女人為輔的結構是幸福家庭的基礎；另一方面，成年後的安德森也接觸到一些獨立的新女性，他對她們也不無欣賞。雖然不能絕對說安德森按照自己的女性觀塑造人物，但總的來說，

《小城畸人》中的女性比男性還多一重性別桎梏，安德森的筆下沒給女性同等大的發展空間卻是事實。

貫穿全書的作家喬治·威拉德的母親伊莉莎白·威拉德就是個不容於平庸小鎮生活的人。少女時代的她是個美麗有才情的女孩，有著豐富精神追求，對未來有過一串串的憧憬，但所有的構想裏恐怕都沒有她平庸惡俗的丈夫湯姆·威拉德。一個威拉德太太的稱呼宣判她脫下羽衣，從雲端墮入洗洗刷刷的家務，陷入令人窒息的小鎮生活中。所有的才情、幻想的天性都成了可笑的东西，只能被壓制在心底，外表上，她漸漸沉默遲鈍，形容枯槁，心如死灰，丈夫眼中，她成了一具令人避之惟恐不及的軀殼。然而，僵死的表像下，內心深處，昔日的熱情從未熄滅。槁木死灰般的外表下，這個有靈性的女子心中湧動的掙扎，經歷的煎熬無人能曉。她欣慰地察覺到兒子喬治秉承了她的敏感，熱切盼望兒子能實現她夭折了的心願，暗暗發誓要保護兒子的創造力，企盼他能替她表達點什麼。她曾忘我祈禱：“即使我死了，我也要想法使他不至於失敗……要是我死了，看見他變成一個像我一樣沒價值的、乏味的角色，我一定要重新活過來的。”(安德森，16)而實際上，她和兒子在一起時，又無法真正交心，她和兒子的交流徒具形式，沒有真正內容，尷尬之極時她會建議兒子出去散步，兒子應著離開她。即使是這樣她也欣慰，並全身心地愛著兒子，要看著兒子長成她渴望的樣子。她盼望著他能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索生活，成為一個精神和人格上獨立的人。所以當她無意中聽到丈夫在向兒子大談生意經，並灌輸物質上的成功對於男人的“重要性”時，她憤怒得渾身發抖，甚至裝了一把匕首樣的剪刀打算刺向丈夫的胸膛以殺死他“邪惡”的聲音。她殷切地盼著有一天兒子能走出小鎮，有一天喬治告訴她打算離開小鎮時，她渾身發抖，“歡喜得想哭出來”(安德森，23)為著這一天的到來，她將父親原本為她離開小鎮而準備的800塊錢，秘密地藏在牆裏已經20年。然而，她還沒來得及將有關這筆錢的事告訴喬治，死神便接走了她。這就是一個母親的一生，除去少女時光，韶華都消磨在無休止的家務和精神的苦痛中，連和深愛的兒子也無法交流。唯一可以溝通的人是裏非醫生，可是在一個至關重要的瞬間，他們倆即將達到靈魂的交融時，一個小小意外的打擾讓她和她的朋友

內心復活過來的東西突然死掉了，兩個孤寂的心靈碰撞產生的寶貴的火花又驟然熄滅，兩人重回各自的孤獨。僅僅在她死後，喬治看著躺在那裏的母親，突然被母親身上悲劇性的美所震懾，大發悲聲 “The dear, the dear, oh the lovely dear” (Anderson, 216)。在母親死後他終於和母親心靈相通了，可是這死後一瞬間的交流，比起漫長一生的隔膜，是多麼悲涼啊。

另一位有智慧有思想，不甘心傳統女子命運，終究鬱鬱一生的是路易絲·本特利，《虔誠》四部曲中本特利家族的第三代人。身為女孩，一落地便遭受歧視，整個童年生活籠罩在濃重的陰影下，強烈地渴望愛卻從來得不到，只是父親眼裏可有可無的不值錢的東西。後來父親的朋友哈代先生發現了她天資聰穎，請她去和小哈代們一起讀書，對路易絲來說，這可貴的肯定和贊許驅散了陰霾，吹進了外面清新的氣息。她以為一扇通往廣闊世界的門終於打開了，從此她可以如沐春風地享受思想交流的暢快，男女間真純的友誼。她不瞭解她的時代對女子是苛刻的，女性除了結婚生子，操持家務，沒有別的選擇。女性的價值對男性來說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沒有男性真正欣賞一個受過教育女子的智慧和心靈美，絕大多數女性也默認這種角色定位。哈代家的兩個女孩就是這種思想。路易絲很聰穎，哈代先生經常大力讚揚她，並流露出對自己女兒的不滿，這迅速為她招來了嫉恨。路易絲處處受排擠和孤立，對獲取哈代家女孩的友誼徹底絕望後，她每日晚飯後就默默地回自己的房間。孤獨漸漸積壓在心裏，她感到一堵高牆隔開了她和其他人的生活，迫切感到自己要採取勇敢的行動打開一個口子，進入其他人的生活。她選擇了約翰·哈代，這個她認為多少和其他人有點不一樣的人。事實證明，他也並非她的知己。路易絲依然深深地封閉在自己的世界，因為她找不到和人交流的途徑；哪怕內心鬱積的想法在瘋狂喊叫，外人看見的也只是一個沉默孤僻的女學究。孤僻的女學生後來成了孤僻的母親。路易絲將一生的失敗歸結於自己的女性身份，以至於後來當傑西希望她的兒子大衛·哈代到農場生活時，她從小就積郁在心中的不平之情爆發了：“這是一個適宜于男孩子待的地方，雖然永遠不是我待的地方”(安德森 48)。這裏，路易絲對社會性別歧視的仇恨在寥寥數語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忿恨之情在她生下兒子大衛·哈代後甚至超過

了她母愛的天性，因為“他是一個男孩子，無論如何總會得到他需要的東西”(安德森 64)。這種幾乎不近人情的偏執情緒，不正說明了這個冷漠的社會再加上性別歧視對一個女性的精神扼殺是多麼殘忍嗎？她生為女孩，沒有錯，生而聰穎，更沒有錯，渴望愛和理解，是人之常情；然而，在麻木無愛的溫斯堡，她註定了是一個畸人；她抗爭過，帶著失敗的幻滅感歸於沉寂。為什麼一個女人向上的路要如此艱難呢？

《教師》和《上帝的力量》中的凱特·斯威夫特是鎮上的女教師，三十多歲，獨身。孩子們眼裏她是緘默嚴厲的，鎮上人們把她看作一成不變的老處女。她靠教書和讀書過著獨立，守靜的生活。哈特門牧師一次無意中看見她赤裸的肩膀和頸子感到無法抵抗的魔力，可見她的青春魅力。然而老姑娘的生活表像下有什麼心願在流淌就不是麻木的人們關注的了。直到哈特門牧師某次窺見她突然拋下書，跪在床上失聲痛哭，讀者才在剎那間領悟到她壓抑在心底的生命之火。其實，她是鎮上最熱烈多情的人兒，能感受到人與人無法溝通的悲涼，但又無能為力。她敏銳地發現了喬治身上詩人的潛質，激動地於一個風雪之夜趕到他家，鄭重地告誡他成為一個作家的要義——“你得瞭解人生。假使你想做一個作家，你得摒絕一切文字遊戲，在你創作準備未成熟時，你最好放棄動筆的念頭。現在是去生活的時候……你要明白人們想什麼，而不是說什麼。”女教師急切地想告知這個少年她認為至關重要的東西，生恐他身上靈性的火花在俗世熄滅。她認為至少他能理解她。可悲的是，當時喬治心中正湧起欲念，他把女老師因真誠而顫抖的聲音都誤會為性的暗示。凱特顫抖著道出的“真理”在這個她心中的天才少年這裏都只能得到如此反映，在其他那裏還能夠奢望什麼理解？便只有冷卻了一腔熱情，將自己深鎖在孤獨與絕望裏。

另一個故事，《冒險》中，安德森塑造了一個漂亮能幹的愛麗絲·亨德曼。愛麗絲十六歲時愛上了納德·卡瑞爾，一個也許並不值得她那麼愛的人，他離開溫斯堡到外地謀生並允諾只要找到工作就會回來與愛麗絲團聚，一去九年杳無音訊。而愛麗絲盡可能地克制自己不要另找幸福，苦苦地等待著納德，在長期見不到希望的等待裏幾近崩潰。她已經被看成是一個怪人了，終於在一個雨夜，愛麗絲做出了駭人聽聞的舉動，為此她簡

直會被貼上“瘋子”的標籤——脫光了衣服在雨裏狂奔，向一個老乞丐尋求撫摸。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的舉動後，她顫抖著哭泣，哭泣自己的心靈為什麼會被扭曲成這樣，哭泣自己的青春就這樣付給了無益的等待，哭泣自己的生存狀態何以成了這種封閉的怪圈。

長長一卷畸人圖中，本文討論的四位女性形象特別的淒婉。安德森留給她們的發展空間比男性的更為逼仄。這種處理也許出自作者保守的女性觀，也許正是安德森真實再現女性生存狀況的同情筆墨。

參考文獻

- [1] Anderson, Sherwood. *Winesburg, Ohio*[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5.
- [2] 常耀信. *美國文學簡史*[M].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0.
- [3] 舍伍德·安德森. *小城畸人*. 吳岩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3.
- [4] 易平. 機器時代的一段哀歌——論《小城畸人》中的畸人形象[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4, (6): 159-161

作者簡介: Wang Qiushi (王秋實), 華中師範大學英語

系 04 級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譯理論與實踐. (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2004 級英研一班,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wangqiushi1004@hotmail.com